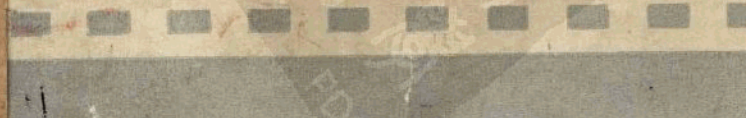




电影文学剧本

摩雅傣

季康 公浦 著



內 容 提 要

波依汗年輕的妻子因抗拒頭人老叭的侮辱，被誣害為吃小孩心的“琵琶鬼”，被趕進老林喂野獸。一夜，因偷着回家來喂小女孩依萊汗的奶而被活活燒死。

十七年過去了，解放給傣族人民帶來了新生。依萊汗在父親的撫養下已長成少女，和母親一樣美麗、善良。她和岩溫深深地互愛着。老叭為了破壞黨在當地的工作，設計拉攏、利用岩溫，逼迫岩溫母親答應岩溫與土司家臣波朗女兒的親事，並趁工作組不在時造謠誣害依萊汗是“琵琶鬼”，逼得父女双双走進深山老林。年老的波依汗在氣憤與飢寒交迫中，終於病死。依萊汗回寨找岩溫，誤認為岩溫已變心，痛苦失望地投河自盡，幸為解放軍所救。兩年後，她被培養成傣族第一個醫生，和岩溫終於結婚。

劇本通過依萊汗一家人解放前後的遭遇，反映了傣族人民解放前的苦難和解放後的新生，歌頌了黨的民族政策的正確、偉大，及其所取得的勝利。

書名《摩雅傣》系傣語音譯。“摩雅”即醫生。“摩雅傣”即“傣族醫生”。

残月如鉤。

片片烏云流动，不时遮盖着它那淡黄色的微光。

在凄楚的月光下，长形的河谷小坝和那寂寞的傣族村寨
隱約可見。

从寨上传来低沉的佛寺的鐃鐃声。

婆娑的椰子树影和佛寺的塔尖出現了，再向下便是巍峨
的佛寺，有一个和尚在敲鐃。

寺院在村寨的一端，門前有一条通向原野的路。

路寂靜无人。

忽然在远处出現了一个小黑点。

那黑点在奔跑跳跃着——原来是一个衣衫襤褸，神色惊
慌的妇女。

她像幽灵似地披了一条灰毯子，头发拖在两肩和前胸，
并遮盖了臉頰。前后虽然无人，但她仍躲躲閃閃地走着。

这个女人的名字叫米汗，她是被寨上驅逐到森林中去的
一个“琵琶鬼”①。

① 琵琶鬼：傣族地区多恶性疟疾等病，病人昏迷說胡話。过去由于科学文化落后，往往附会为是一种最恶毒的鬼在作祟。此鬼被称为琵琶鬼，傳說平时如生人，夜晚出去吃人的心。病人昏迷时发出囁語，說着誰的名字，誰就是琵琶鬼。封建統治者利用这种迷信，时常誣害所不滿的貧苦人民为琵琶鬼，置之死地。

当米汗走到佛寺背后时，斜着向村寨走去。她登着篱笆上的横竹从一丛仙人掌上跳过，直奔一座破旧的小竹楼上去了。楼下狗吠了两三声。

竹楼门推开了。

一个男子拿起火塘的火把照了一下，他惊得目瞪口呆。火塘旁一个小女孩被裹在一团破棉絮内哭嚎着。

米汗摸过去，一把抱起这个女孩，随即掀起自己的衣襟，给孩子喂奶。

小女孩的小嘴吸吮着干瘪的乳头。

男人——她的丈夫波依汗急忙把手中的火弄熄，听了听四周，除了唧唧的虫声以外别无动静，这才接近米汗的耳边说：“你怎么敢回来？”

妻子没说话，把女孩抱起给她重新调换了另一个乳头。女孩哭了两声，又吮住奶头不吭声了。

“……要让寨上人知道了，他们会处死你的，也会处死我们全家……”

“不能叫依莱汗饿死，她要吃奶……”米汗抚摩着婴儿的小头，流下了眼泪。

门外传来一阵哭声和喧嘩声，接着有狗狂吠了起来。

波依汗急忙跑到小窗洞前向外望去，只见有一傣族妇女抱着一个已死的娃娃，从街上奔过。后边跟了两三个男人和一个老太婆，他们口中祷告着一些莫解的咒语。一人拿着火把照着道路，互相簇拥着向寨外走去。

哭声和吵嚷声去远了。

波依汗说：“又死了个孩子，大家看见你，又要说是你

放的鬼了。”

“你也相信我会放鬼？”米汗更痛心了，“不！我不是琵琶鬼，我是人！他們誣害我……”

黑影中他俩面对着面，都流着眼泪。小女孩在她的怀中睡熟了。

“走吧！米汗，回到树林子里去吧！天亮了别人会看见你。”

米汗无奈，只好把女儿轻轻放在火塘边。

波依汗给妻子披上毯子。

米汗舍不得孩子，许久地瞅着，眼里流出泪水，忽然她从左臂上摘下一只银手镯，轻轻给孩子套在小手上，又对丈夫说：“这，留给依莱汗，让她记着媽媽……”

“走吧！我真怕人看见你！”

波依汗轻轻拉开竹门，看了看灰白的街道上没有人影，连忙使手势叫米汗速走。

米汗裹了灰毯子，像一团黑影似地滚到楼下，急忙向寨外跑去。

刚跑到寨口，就碰上了从邻寨喝醉了酒回来的头人老叭①。

他正在打着呵欠，揉着眼睛，踉踉跄跄地走着。忽然一眼瞥见迎面一掠而过的黑影，就沒命地大喊：“琵琶鬼！琵琶鬼！”随即跑到自己的竹楼上，摘下墙上挂的猎枪，接連

① 老叭：“叭”音“pia”，是西双版纳傣族封建社会最基层的头人名称，相当于汉族地区的村长。称呼老叭，是受汉人称呼的影响。

打了几枪。

寨上立刻沸腾了，无数明晃晃的火把从各家楼上点燃了起来，还有很多人鸣枪放炮；刚才那个送死孩子的人家听到“琵琶鬼！琵琶鬼！”的喊声，也加入奔跑的行列里来，并且大声喊着说：“我的孩子刚刚死掉，准是这个琵琶鬼把魂带走了！”于是，激起了更多人的忿恨，大家喊着：“追呀！追呀！”

头人老叭跑在人群的前边，指着佛寺后的小路说：“从这儿跑的！”

“追！”有人指挥着说：“去几个赶快截住河沿……”

弯月已经西沉，黑色的原野上遍是火把走动。

波依汗抱着被惊醒的小女儿，站在阳台上张望。他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，怎能不心急如焚呢？

忽然在他脚下有响声，他俯身一看，才看清楚，在几棵向日葵下边躲藏着米汗的身影。

“谁？”

“我……”急促的奔跑使她喘息不已，“他们到处抓我，路口都堵死了……”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

波依汗还没有想出什么可以掩藏她的办法时，追捕她的人已经跑到跟前了。

“在这里，快来呀！”

人群火把顿时围拢了过来。

老叭大声吼着：“看你这个琵琶鬼还往哪里跑！”

“把她捆住！”

“把她吊起来！”

“不捆好她会逃走的……”

“小心她变什么妖法……”

米汗浑身战栗着，求饒說：“放我走吧！我不是琵琶鬼！回来看看我的小女儿，喂她一口奶吃……”

“说什么也不能信你，你一回来，寨上又死了好几个小孩……”那个死了孩子的女人米爱金哭訴着，“你把孩子还我。你說，把我孩子的魂带到哪里去了？……”

老叭捋着鬍子說：“不要和她讲理了，把她烧死掉！”

众人拥过去，米汗悲慘地叫着。

佛寺門口的椰子树下，堆了一堆干柴，米汗被綁在一棵竖桩上，柴堆围绕了她。

波依汗抱了小女孩跪在头人老叭的脚旁，叩头求饒；老叭翘着鬍子理都不理，让大家点火。

和尚和佛爷从佛寺里踱了出来，双手合十地念了一声佛。波依汗最后望了一眼哀号惨叫的米汗，昏厥扑倒地上，手中的小女孩依莱汗大声哭嚎着，仰臥在地上蹬着小手和小脚……

二

街子上的鬧市，人来人往，淨是兄弟民族打扮。

在民族貿易公司的門口，波依汗带着他的女儿依莱汗来买东西。这时，依莱汗已經长成一个美丽的少女。

波依汗躊躇地：“对不起，請問这就是民族貿易公司嗎？”
售貨員：“是的，老大爷，你买什么呀？干嘛站在門口

不进来。”

波依汗：“这么說，我沒有弄錯。依萊汗：变得真快啊！以前这儿只有几个外地来的汉族商人，什么房子也沒有呢！”他咕嚕着，不由自主地去摸了摸桌子和那块玻璃的柜台。

售貨員：“解放啦！往后的变化还要大呢！老大爷，您这还是头一遭进城吧？”

波依汗：“可不，我們寨子远，翻山过岭的，还要走水路呢！”

售貨員：“那是在边界上吧？往后，我們也要給你們那儿配上售貨員呢！买什么？您說，我替您找！”

波依汗驕傲地看了女儿一眼：“头巾！同志，麻煩你找一条米黄色的……”

瀾滄江边，依萊汗包扎着新买的头巾对着江水，正在映照着自己的面影。

波依汗肩上挑着小包袱正在等着她，蒼老的脸上挂着几絲凄楚的微笑。

依萊汗跪在江边上兴高采烈地纏着头巾，纏好了解下来，看了看，捏了捏，又重新纏上。

父亲波依汗开口了：“走吧，女儿，你喜欢这顏色嗎？”

依萊汗站起来，跳跃着跟上了父亲的脚步，幸福地回答：“喜欢！小依珍前年就戴上这样的头巾，也是米黄色的。她十五，比我还小两岁呢！是她阿媽米爱金买給她的，价錢可比这貴好多。”

波依汗：“是那个和你常坐在一块紡綫的女孩子嗎？”

依萊汗：“就是她，別人才不肯跟我一塊紡綫呢！就為這，她阿媽還說了她好幾次……”

波依汗臉上掠過了一陣陰影。

女兒依萊汗也覺察到了，她不安地換了話題：“阿爹，城裏真好，什麼都有，那些同志也真和氣，你說解放後頭一回來，那你以前真的來過嗎？”

波依汗陷入了沉思：“嗯，真來過。”

依萊汗：“我怎麼不知道？”

波依汗顯然在回憶着什麼：“哦！你，你當然不知道，你還沒出世呢！”

依萊汗：“你一個人來的？”

波依汗：“不，不是一個人。”

依萊汗：“和寨上的人一起來的嗎？”

波依汗：“不，和你母親。”

依萊汗惶惑地：“母親？你是說阿媽……”

老头子很難自持了，他抑制住自己低聲說：“是的，是說你阿媽，她也喜歡米黃色的頭巾，可我們那回沒有買，沒有錢，我們是空着手回來的。”

依萊汗：“那麼說，阿媽……她……她活着和平常人一樣……”

波依汗：“是的，和平常人一樣，我不是給你說過了她是被誣害成琵琶鬼的……”

依萊汗站住了，有點固執地抬起頭問：“可是為什麼大家都相信呢？為什麼……”

波依汗痛苦地搖了搖頭：“孩子，你還小，不懂得這個

道理……”

依莱汗激动地索性坐下不走了：“我懂，我什么都懂，可就不明白为什么我們不敢当着人面說，这是老叭誣害了我們，为什么老是让别人欺侮……”

波依汗只好放下包袱，坐到女儿的身边，安慰她說：“別难过，孩子，你太倔強了！……”

三

忽然，前面河岸响起了嘈杂的人声，从相反的方向，順河流下来了一只竹筏。这只竹筏上的四周还綁有栏杆，四四方方的就像一只方舟，栏杆上还貼着紙花和彩綢。竹筏上坐着站着有十几个人，他們敲打着鑼鼓，弹着月琴，还有象脚鼓的声音。竹筏中間，坐着两个戴紅花的人，一个看来像是汉族的工作干部，一个是邻村放牛的小伙子岩溫，他刚从自治区筹委会参观回来。寨上的人划着这只竹筏去接他們，以示欢迎。

岩溫从别人的手中搶过一只象脚鼓，用手有力地捶着，和大家一起欢乐。

竹筏从轉弯处流来，越来越近了。

岸上，波依汗茫然地抬起了头，天真的依莱汗这时也好奇地站了起来，向竹筏望着。竹筏流近跟前，鑼鼓打得更响了。竹筏上的人向波依汗打着招呼：“邻村的波依汗，前面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波依汗望了望那边嘈杂的人群回答说：“不知道，好像是我們曼賽的老叭在那里……”

果然，前面一群人围着头人叭曼賽①和小依珍的母亲——寡妇米爱金。

米爱金跪在地下，向老叭哀求：“叭波②，我們家里实在是还不起賬，連鸡蛋都卖光了……”

叭曼賽气势汹汹地：“还不起賬，那你还到市場上去买小猪崽回来？”

米爱金：“那是买回去留着养大了，过年好賸佛③用啊。叭波，你就积个阴功，让我走吧！”

“不行，我让你走，你就得把錢还清！过年杀猪，哼！你倒会享福，給我去他媽的！”

他顺手夺过那只捆綁在竹篾中的小猪崽，就往河里扔去。

猪崽尖叫起来，米爱金也尖叫起来。

竹筏停住了，岩溫把衣裳一脱，就跳到河里，把小猪崽从急流中，抢救了起来，上岸还給了米爱金。

叭曼賽：“你是什么人？曼非竜穷放牛的，你也敢管閑事？”

岩溫擰着褲脚上的水，从同来的一个人手里接过上衣，一面穿，一面不甘示弱地挺身向前，对叭曼賽說：

“我是曼非竜派去參覘的代表。这有毛主席的工作組曹

① 叭曼賽：曼賽，寨子名。当地一般称呼头人都加上头人所管轄的寨子的名称。叭曼賽，即曼賽寨的头人之意。

② 叭波：“波”即父亲。叭波，对头人的尊称。

③ 賸佛：“賸”音“dǎng”是西双版纳傣族人民的一种宗教节日。賸佛，就是为佛做功德，献佛的意思。

同志来了，有什么事找工作組商量，不能欺負人！”

叭曼賽扫了老曹一眼，气呼呼地說：“什么工作組，我不知道！米爱金欠了三年的門戶錢^①，我替她垫了，算是放笔賬，不能让她賴了。”

米爱金又跪下乞求：“我不敢賴，不敢……”

岩溫一把把她拉起：“干嘛給他跪下，有話尽管說，做头人的也不能不讲理！”

老曹这时也上岸来了，他默不作声地看着岩溫处理这事，不时点头贊許地微笑。

岩溫轉身小声对老曹說：“这是曼賽的头人老叭，归我們寨的波朗^②管，可他比波朗还凶……”

老曹和顏悅色地問米爱金：“大嫂，你家欠他多少錢？”

米爱金慌忙把小猪崽藏到身背后，結結巴巴地說：“算不清了，款錢、門戶錢，一宗宗算起来比头发还要多……”

岩溫：“曹同志，款錢、門戶錢，这是剝削呀！應該廢除掉……”

老曹：“这我們以后会談的。大嫂子，你先回去，有困

① 門戶錢：傳說，在远古时，傣族祖先有次去朝覲中国皇帝，路上看見一条牛，他因愛吃生牛肉，就順口說了一句：“这牛肉要能剥下生吃就好了！”話剛說完，牛肉就飛入他肚內。朝皇帝时，皇帝覺得很腥气，問誰吃了腥的东西，众不敢答。皇帝命令大家把胃里的东西吐出来看，結果汉族吐的是豆腐，彝族吐的是蕃茄，只有傣族的祖先吐出来的是生牛肉。皇帝因为地被吐腥，从此每年向傣族收一道稅款名“恩賢朗”，即洗地板錢。此稅因系按戶攤派，故又称門戶錢。实际上，这种傳說只不过是剝削人民的一种伪托。解放前，門戶錢一年不止收一次，再加上封建头人层层剝削，从而成为傣族人民生活的一大負担。

② 波朗：即大臣，地位比“叭”一級的頭人高。

难可以来找我們工作組。”

米爱金仓惶失措地点着头，看見老叭站在一边没有什么动静，这才退縮着害怕地走开了。

叭曼赛对岩溫狠狠盯了一眼，但碍于新来的工作組老曹的面前，沒敢說什么，只好把怒气发泄到旁边站着的波依汗身上：“你站在这里看什么熱鬧！真是遇着琵琶鬼了，什么事都倒楣！”說着也恶狠狠地走了。

工作組老曹望着波依汗父女不解地問：“他說些什么？”

岩溫解釋說：“乱栽誣人咧！欺侮旁人！”他又安慰着波依汗父女道：“我就不相信这一套，你們以后別理他！”

波依汗点点头，依萊汗眼里充滿了感謝的神情。

老曹站在那里，望着叭曼赛的背影，思索着点起了一支烟，半晌，說了一句：“走吧！”

同来的小伙子們紛紛跳上了竹筏，象脚鼓重新响了起来。岩溫也向竹筏走去。

依萊汗这时对岩溫又是感激，又感到惊奇。她仔細打量着岩溫，又仔細打量着老曹，不知道这英俊的傣族小伙子与这个汉人中間到底有什么关系，竟敢这样大胆地对待曼赛一个寨子的父亲——叭波，及至发现岩溫胸前那朵大紅花掉在地上了，她才猛然追上去，拾起紅花，喊住了竹筏：“喂！喂！曼非竜的阿哥！”

岩溫轉过头来。

依萊汗跑了两步，又有点羞怯地站住了，她等岩溫走近，才把紅花递过去說：“掉在地上了……”

岩溫皺得很紧的一对浓眉，直到这时才舒展了开来。他

望着依萊汗这个美丽的姑娘，有点出神地說：“謝謝你，姑娘！謝謝！”

依萊汗嘴唇动了动，想說句什么，可是什么也沒有說出来。她紅着脸，急遽地把紅花塞在岩溫手里，就扭过身子，向自己的父亲跑去。

岩溫跨上了竹筏，只把竹竿一点，便撑离了河岸。依萊汗躲在父亲身后，望着岩溫，一直望到他們的竹筏去远了，才垂下了眼睛。

波依汗挑起小包裹說：“我們回去吧！快到家啦！”

依萊汗也緩緩移动了脚步，再向过去了的竹筏望了最后一眼，向父亲說：“他們是曼非竜寨的？”

，“嗯！”父亲答应了一声。

“那戴花的是什么参观代表？”依萊汗打听著，“什么叫参观代表？”

父亲意味深长地看了女儿一眼，思索着解釋說：“参观代表就是选出来到自治区参观，开开会，看看什么的。听说部队在他家住过，共产党很相信他，叫他什么积极分子呢！”

“积极分子？”依萊汗莫名其妙地重复着，还想問点什么，但父亲已經走远了。

四

曼非竜鑼鼓喧天，岩溫 and 老曹刚下了竹筏，寨上的男女都跑来看熱鬧，看見岩溫不但完好无恙地开了什么会回来，

而且还带来了一个汉族干部，大家都感到兴奋和新鲜。小伙子们干脆把岩温抬了起来。老曹走在最后面，他微笑地看着大家，不时地向大家点头招呼。

波朗站在他家的晒台上，看见小伙子们都这样热情地对待岩温，心中有些不满。他说：“还不到泼水节①，你们就把佛抬出来了，我看高兴得太早啦！”

经他这么一说，小伙子们都安静下来了，岩温这才从人们的手上落到地上。

“波朗！我开会回来了！”岩温汇报似地说着，“这是跟我一块来的曹同志，他以后就在我们这一带工作。”

波朗顺着岩温手指的方向看去，这才发觉有一个汉族干部站在那儿，他忙换了一副脸色说道：“原来是同志来了，我糊涂，失迎，失迎！快请上楼来坐！”

老曹点了点头：“我正要和你见面呢！”又向那群小伙子摆手说：“你们先回去吧！”

说着，他上楼去了。

岩温跟着他刚想上楼，从院子里香蕉树下跑过来一个胖胖的年轻妇女，这是波朗守了寡的女儿，名叫南苏。她急忙忙吞咽着最后一口香蕉，跑到岩温跟前，卖弄风骚地说：

“喂哟，代表啊！看你去城子一趟，变得更漂亮更年轻啦！”

“你也很‘漂亮’！”

岩温揶揄地搭讪着说了就上楼去了。南苏倚在楼梯脚的

① 泼水节：每年清明节后第十天是傣族人民过年的日子。这一天群众相互泼水在身上，相传可以洗去身上的邪病，故称为泼水节。

往头上，几乎陶醉了似的，望着岩温的背影说：“他说我很漂亮……”

屋子里，火塘旁边，波朗和老曹、岩温按照主客位置刚坐定，波朗就拿出待客的大草烟。

“曹同志！这次来准备住多久？”他探询地问。

老曹掏出纸烟回敬着他，回答道：“今后我长期在这一带工作，住在区里，山上山下都准备跑一跑。”

“哦！山上山下……这可太辛苦啦。曹同志，你主要的工作是……”

“帮助大家发展生产，开展医疗卫生工作。岩温，你把那几份文件给波朗看看。这是自治区筹委会的决议，我们在一起开的会。”

岩温从通巴①中摸索出来几份文件，波朗戴起用线拴的老花眼镜，读着：“爱国团结公约，开展爱国卫生运动，发放农业贷款……嗯，”他不相信地看了老曹一眼。

老曹抽着烟说：“这也是根据群众要求制定的。岩温，你们常说的那句成语是怎么说的？穷人……”

岩温马上接了下去：“穷人身上两把刀，官租重，利钱高！”

波朗不高兴地哼了一声，老曹却继续说：“发放农业贷款，也就是去掉穷人身上的刀子，贷款不要利息。”

波朗虚伪地：“啊，啊，共产党真是处处为百姓着想……”

老曹趁机把话一转：“今天我在路上，遇见你管下的一个老叭，他派门户钱、放高利贷、压迫群众，这样的事不大

① 通巴：傣族人民背在身上装东西的一种绣花布袋。

好啊！我看你應該教育教育他。”

波朗有点惶恐地：“是，是，这是剝……剝削，解放后早該廢除了。叭曼賽太愛財，我一定管教！”

南苏提来了一壶开水，她放肆地插嘴向岩溫問道：“城子很熱鬧吧？有鑲金牙的嗎？”

岩溫討厌地回答：“有鑲金牙的。”

南苏咯咯地大笑起来：“那太好了，我一定要鑲兩顆金牙齒，这边一顆，那边一顆……”她边說边用手指着，还想說下去。

波朗狠狠盯了她一眼，大声說：“南苏，貴客來臨，你怎么只拿白开水待客呢？快，下去燒茶！”

南苏听了父亲这样說，知道新来的汉人虽然衣着簡陋，可在父亲心目中是个重要人物，这才对老曹躬了躬腰，蹣手蹣脚地走了。走过岩溫身边时，又故意扯了扯裙子，小声說：“等着，我会好好款待你的……”

老曹接下去繼續說道：“群众生活艰苦，門戶錢剝削應該廢除，这点你說得很对。至于你們头人的生活問題，只要放弃了剝削，真有困难，政府是不会不管的，你也可以跟曼賽老叭說明白。”

波朗：“对对对，政府的德政，我們非常感謝。案子窄小，地方偏僻，不說百姓苦，就是我們头人也不富裕，以后还望曹同志多給照顾。”

老曹听見头人这番話，不禁微笑了。

波朗察顏觀色，知道老曹有点不以为然，又忙轉話題道：“今晚上曹同志还回区上去嗎？”